

盡
言
集
一

盡言集卷一

宋元城劉安世撰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右臣近被聖恩擢實諫列內惟譴薄媿無以稱尋具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二省之員爲朝廷美觀而已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効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盡愚臣平昔之所學惟陛下毋憚煩而試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修舉法度粲然追跡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特以陛下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尙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不知其詳往往竊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爲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

日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而不敢受。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之計邪。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惟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陛下視今日。何如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爲。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始者也。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論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爲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機之暇。詳覽瞽言。獎進端良。容受直諫。叅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諭命令數易

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安。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臣伏見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

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爲之紛更也方平居無事之時輕嫚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聖慈深鑒前古之戒謹爲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極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爲審讀以應故事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必舉封駁之職庶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取進止

論寺監官冗

臣伏見先皇帝考古職典建置治官天下之務必總於三省散隸於六曹循名責實大體雖善而措置法度未暇致詳此議者所以論官冗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伏惟陛下卽政之初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所入有限則國用有不足之慮是以專置官局裁節浮費而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量事之閑劇以定員之多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人無異議者處之得其理也臣嘗觀先帝時寺監長貳多不並置亦有無少卿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僕衛尉鴻臚光祿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丞簿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員而寺監所增乃倍平昔前日省官之詔遂爲空文損彼益此何補於治昔杜佑建議於唐以謂臯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尙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尙書將作監是二垂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尙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

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存虛稱。皆無實事。臣每愛其言。最爲切理。今百司申陳。必經寺監。而長貳鮮敢予奪。悉稟六曹。不惟虛煩文移。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指揮。聞多異同。內外有司。艱於遵奉。加以官吏猥衆。糜耗廩祿。非有釐革。將不勝弊。欲望聖慈。參酌典故。稽考名實。凡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者。宜盡省之。或事務實繁。及政體所繫。不可罷者。亦宜裁爲定員。不使冗濫。庶幾官得其人。經費易給。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

右臣伏見祖宗初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獎。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寢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

再奏

右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觀所降指揮。尙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縉紳宿望。始効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召試。

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爲更張。弊原尙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倣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

右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內外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只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原其深意。蓋謂父兄已居柄任。而京師之官。多是要劇。爲大臣者。旣不能人人爲朝廷推至公之心。振拔滯淹。提獎寒素。而貪權好利。多爲子孫之謀。援引親屬。並據高勢。根連蒂固。更相朋比。絕孤寒之進路。增膏粱之驕氣。寢成大弊。有不勝言。是以祖宗立法。務裁抑。上下遵奉。莫敢或違。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恥掃地。陛下踐祚之初。厲精求治。剗革僥倖。一本至公。躬行法度。不欲有毫髮之累。此天下之人所共聞見。而在位之臣。化上之德。宜盡忠交儆。務爲正直。而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條列其弊。屢欲面奏。偶以秋暑尙熾。伏恐久煩聽覽。用此未敢請對。然近來差除。尤多不協物論。是以不避煩瀆。聖聰。須至具章疏論列。臣伏見太師文彥博之子及甫。爲光祿少卿。保雍。將作監丞。孫永世。少府監丞。妻族陳安民。近遷都水監丞。女婿任元卿。堂差監商稅院。孫壻李愼。由堂差監左藏庫。或用恩例。陳乞。而此兩處。皆非陳乞之所當得也。司空呂公著之子希勤。今年知潁州。纔及成資。召還爲少府少監。希純。去年自太常博士。又遷宗正寺。

丞女壻范祖禹與其婦翁共事於實錄院前此蓋未嘗有而次壻邵鴈爲開封推官公著纔罷僕射卽擢爲都官郎中。外甥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士未幾又擢爲成都路轉運判官楊瓌寶亦自常調堂差知咸平縣妻弟魯君貺今年自外任擢爲都水監丞姻家張次元堂除知洛州胡宗炎擢爲將作少監馬傳慶自冗官得大理寺主簿其間雖或假近臣論薦之名皆公著任宰相日拔擢除授也。宮教之職舊係吏部依法選差近方收爲堂除而公著首用其孫壻趙演宰相呂大防任中書侍郎日堂除其女壻王讜京東排岸司妻族李括知洋州李機知華州范純仁拜相之初卽用其姻家韓宗道爲戶部侍郎妻族王古右司員外郎王毅近自常調堂差知長垣縣門下侍郎孫固之子朴判登聞檢院臣聞鼓檢院乃天下訴冤之地豈可使執政子弟爲之熙甯初嘗以宰相子曾孝寬判鼓院是時言者以此論奏卽令罷免而公亮陳乞監皮角場此近例也孫固及_{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姻家歐陽棐除館職未及一月又授職方員外郎宗愈之弟宗炎近除開封推官然王存除歐陽棐外未聞其人及中書侍郎劉摯亦未見所引私親而二人者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臣之所陳皆彰明較著士大夫之所共知其所不知者又不可以悉數臣竊謂二聖臨御於茲四年未嘗以名器少私於宗族外家而大臣所爲乃反若此上下恬然不以爲恠此臣之所甚懼也昔崔貽孫爲相未踰年而除吏八百員不避姻故之嫌後之大臣欲引其私親者多假此以藉口而欺罔世主臣常疾之今考其傳蓋亦有說且唐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兵興政事紛亂官賞差繆永泰之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賄賂盛行剗塞公路綱紀大壞常袞當國力

懲其弊。凡奏請一切杜絕。而矯枉過正。賢愚同滯。及崔貽孫之相。則薦舉者惟其人。推至公以行之。故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後之大臣。能如貽孫之盡公。則縉紳之間。自無異論。惟其執心偏黨。所用匪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而乃竊其緒餘。文過飾非。及致人言。又從而尤之。亦已過矣。今上等知州通判。在京寺監宮教。畿內知縣之類。號爲優便者。盡屬堂除。雖資任未至甚高。固若不足寘諸議論。而常調之人。一蒙選用。卽今後每任。例得朝廷差除。不復更歸吏部。以上較之。僥倖不細。況有司員多闕少。四方寒士。羈旅京師。待次選部。往往踰歲未得差遣。及其注授。又守二年遠闕。則世祿權要之家何幸。而疎遠平進之士。何獨不幸也。臣伏見自來畿內知縣。皆選士使能之地。近聞以宣德郎王毅。知長垣縣。士大夫皆謂毅素號闢茸。亡狀特甚。止緣范純仁妻族之故。遂有此命。中外傳播。莫不駭笑。欲望聖慈。特令追寢外。其間人材粗堪。或到官已久。未至曠職。固難追改。臣亦不敢上煩朝廷。必令盡罷。但以執政大臣。不避親嫌。不畏公議。衆論喧然。爲之不平者久矣。竊恐陛下九重深遠。不能盡知。故敢略具所聞。上補聰明之萬一。伏惟機務之暇。留神省覽。仍願陛下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庶幾不廢祖宗之法。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貼黃

臣孤立小官。蒙陛下誤有拔擢。實在諫垣。苟緘默不言。足以全身保祿。而今日之論。遍及柄臣。旣犯衆怒。決非自安之計。但臣不敢曠職。上負陛下。亦非敢摺撫大臣私事。以爲捍闔之說。蓋得於衆論所共

不平者。須至一一奏知。惟乞聖慈。特賜詳察。

又

臣方欲發奏。又聞除知真州錢曉。爲福建路提點刑獄。亦是呂公著姻家。其勢如此不已。臣故不敢不亟論也。願陛下早以臣言戒飭輔臣。

又

內歐陽棐除省郎不當。臣已別具狀論奏。亦乞早賜施行。

再奏

右臣近曾論列。朝廷差除。多涉嫌疑。頗招物論。及新知長垣縣宣德郎王毅。尤爲闕茸。人皆傳笑。欲乞特行追寢。至今未蒙施行。日近復觀除目內。奉議郎程公孫。堂差監在京都商稅院。葛絜軍器監主簿。臣聞二人者。與執政皆是姻家。衆論益喧。無不憤歎。以謂孤寒之士。待次選部。動踰歲月。不得差遣。及有注授。二年遠闕。今公孫輩。本係常調。止緣執政姻戚。而京師優便之職。無名輕授。墮紊紀綱。滋長僥倖。甚非所以稱陛下爲官擇人之意。伏望聖慈。罷王毅。程公孫。葛絜。新命以伸公議。

貼黃

臣聞程公孫。乃呂公著男希純之妻兄。葛絜。係范純仁之同門壻。而執政徇私牽意。無所顧憚。如此之甚。竊慮陛下體貌大臣。重傷其意。欲乞去此貼黃。付外施行。

論歐陽棐差除不當

右臣近聞大臣嘗薦考功員外郎歐陽棐。謂有史才。朝廷過聽。遂用爲著作郎。中外喧傳。皆謂大臣不當輕進姦慝。誤陛下知人之明。累公朝責實之政。臣忝在言路。義當論列。不避委曲。上煩聖聽。按棐憑藉閥閱。素無聲問。才既暗陋。性復回邪。造請權門。不憚寒暑。與程頤。畢仲游。孫朴。楊國寶輩。交結執政子弟。叅預密論。號爲死黨。縉紳之所共疾。清議之所不齒。豈可叨竊誤恩。列職太史。昔劉知幾之論。以才學識爲史官之三長。今棐諂佞淺薄。背公成朋。雖有口耳之學。亦何足取。臣竊謂朝廷不至乏材。如此之甚。伏望聖慈。因其辭免。追還新命。非惟少抑奔競之風。庶亦漸消朋黨之弊。

貼黃

勘會著作郎之任。典領國史。清切嚴重。非他官之比。自來由此遂爲兩制。豈容小人。輒爾冒處。伏望別加遴選。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歐陽棐朋黨邪佞。不當塵玷太史。伏蒙陛下特徇公議。已令追寢。縉紳傳誦。莫不相慶。如聞近日復授集賢校理。前後反覆。臣竊疑之。恭惟祖宗以來。尤重館職之選。蓋將養育成就天下之才。以備朝廷緩急不次之用。惟是行義著顯。問學高明。卓然有聞於時。尙猶召試而命。爾後或詔執政。俾薦所知。數十年間。纔三四舉。何嘗輒以名器私假匪人。如棐亡狀。已具前奏。旣不可當著作之任。豈宜復充館

閣之選。不試而授。尤非常典。臣恐姦邪浸盛。蠹害日深。與其悔於已然。不若止於未兆。伏望聖慈。念君子小人消長之漸。繫朝廷治亂盛衰之機。罷棐館職。以慰正人之望。

第三

右臣近以歐陽棐既罷著作。復除集賢校理。不試而授。尤非常典。再具論奏。乞行追寢。今已累日。未聞指揮。按棐問學未優。趣向淺近。考功之政。暗滯亡狀。特以陰邪附會。取悅權貴。是以造爲虛譽。名過其實。執政大臣。姑欲成棐。而不論人材之如何。公議之可否。廢祖宗之典故。而與臺諫立敵。此乃衰世之弊風。恐非聖朝之美事。伏望陛下特垂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罷棐館職。以抑朋黨僥倖之弊。

第四

右臣近爲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兩具論奏。皆爲執政沮抑。莫肯依公施行。須至再瀝懇誠。上瀆聖覽。臣聞祖宗設館職之選。所收天下之賢才。而長育成就。以待不次之用。自來必求文學行誼。卓然有聞於時者。然後以朝廷之旨。召試而命之。仁祖中年。始詔執政。各舉所知。英宗紹統。亦遵故事。未嘗不加較試。遂授職名。惟是臺省之官。縉紳宿望。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棐猥以庸才。徒藉閥閱。陰邪朋黨。交結執政子弟。因緣附會。造爲虛名。遂致呂公著薦充史官。孫覺舉以自代。而執政止爲二人稱獎。共力主張。不議人才之不堪。公議之未厭。苟徇權貴之意。輕廢祖宗之法。臣誠恐直私竊惜之。況陛下平日用人。或有未允。臺諫論列。不憚追改。豈有緣大臣之繆舉。而不卹衆人之公言。才能著

作復除校理竊弄朝廷之威福。蒙蔽陛下之聰明。臣若不言。則爲負國。伏望聖慈。察臣志在徇公。深疾朋比。特降中旨。罷棐館職。振人主之威令。破執政之私謀。非獨賤臣免廢職之譏。亦使小人無幸進之漸。貼黃

歐陽棐。自來與程頤。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呂公著。范純仁。子弟縉紳之間。號爲五鬼。又與王存。係正親家。附會權勢。不畏公議。今來執政顧惜人情。不肯行臣之言。伏望聖慈。只作中旨。罷棐館職。所貴大臣。見陛下耳目寢廣。周知外議。除授之際。稍有畏戢。

第五

右臣近爲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三具論奏。未覩施行。雖屢瀆天聰。難逃罪戾。而不協公論。終決是非。輒復開陳。敢冀採納。按棐姦邪庸陋。亡他行能。資藉家聲。傍倚權勢。以獵取虛譽。大過其實。昨在考功。殊不事事。升降予奪。多執偏見。士人被枉。凡有申訴。棐必遷怒。曲生詰難。行移會問。動經歲月。孤寒貧窶之人。困於留滯。往往破壞資考。苟求出都。嗟怨之聲。播在羣聽。方朝廷綜核名實。宜在降黜。遽聞遷陟。俾長著作。臺諫交攻。僅得追寢。曾不旋踵。直除校理。進退無義。臣竊惑焉。若謂棐之文行政事。足以厭服士論邪。則不當罷著作之命矣。惟其人材亡狀。如言者所奏。是以收還新恩。用慰公議。不識何名。復授館職。前日之罷是。則今日之授非也。今日之授是。則前日之罷非也。陛下以此觀之。則是非可否之論決矣。或者又謂大臣嘗有論薦。重違其意。遂貼職名。審如此言。尤爲不可。昔申屠剛以謂王者承天順地。典爵

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人主猶不得以私之而況大臣乎伏望陛下謹守祖宗之典章慎重朝廷之名器稍收威福之柄杜塞僥倖之門檢會臣累奏事理罷棐館職示天下以至公之道不勝幸甚

第六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四具論奏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朝廷之視館職固爲細務而所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開陳者豈獨以棐之人才不堪蓋所可深惜者國家政事之大體也臣竊嘗思之太史之任誠儒學之高選陛下旣用言者之奏罷棐著作不識何名直除校理以品秩言之雖在著作之下以恩數論之則過於著作遠矣今棐之寄祿官已係朝奉郎若帶館職則來歲郊禋便得奏薦子弟是名爲降等而實加厚也且以人言而奪其新命曾不旋踵而所授反優於前日朝廷予奪取舍之體固當如是乎臣伏觀陛下卽政以來未嘗不以至公爲治如棐亡狀必無所私而臣反復論列至於四五區區之誠未蒙開納雖朝廷之微意莫可得聞而中外之公議均謂不可臣旣有言責苟未斥逐終不敢泯默以負陛下圖任之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事理罷棐館職以慰縉紳之望

第七

右臣昨以歐陽棐除館職不當臣累次論奏至今不蒙指揮近日復聞用爲職方員外郎除旣傳中外駭愕何者棐以陰邪庸瑣之才憑藉執政親昵之勢百日之內三被榮恩雖臺諫交章蓋有不能奪者而

又繼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無復有公議也。臣既有言責目覩僥倖苟不反復開陳以破小人之情狀則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是以願終言之。去歲左司諫韓川嘗言王伯虎鄧忠臣以謂不堪館閣之選二人者特以人才不高或曾經罪廢雖已敍雪尙皆落職授外任差遣今棐才既猥下性復儉回已交結執政子弟預五鬼之目爲清議所惡加以考功亡狀屢致人言固已置而不問偶用大臣之薦驟遷太史之職陛下幸聽臣等論列而大臣亦恐甚喧物議遂令追寢自爾姦邪朋黨恥於不勝爭爲游說必欲復用於是無名直除館職臣累疏極論不蒙施行縉紳之間皆謂伯虎忠臣孤寒之士無人主張故韓川一言而遂令罷免棐則以大臣力主而執政多是姻家故愚臣之論至於五六而猶不能回陛下以此二事對而觀之則朝廷之公私可見矣。今旣力排公議使棐濫得美職而棐入館未及一月復授郎官慰滿其欲必謂臣等旣爲朝廷不聽其言無敢復議急加引拔以快私心滋開羣枉之門以累至公之政下無顧憚漸不可長伏望陛下特施睿斷稍正紀綱罷棐誤恩黜之外郡使天下知公道之存而朝廷名器不爲有力者可以幸得非臣一人之私願實天下之所望也。

第八

右臣近嘗以歐陽棐入館未及一月復除職方員外郎質之輿議皆謂僥倖太甚遂具論列乞行追寢今已半月未覩施行臣聞棐亦以恩命頻數人言藉藉居不自安露章遜避而近日傳聞已降指揮不許辭免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臣猶當援引義理反復抗論尤期開允庶不曠職若出於大臣之謀邪則不過

巧進邪說。焚惑聖聰。阻遏言路。以快其私意而已。進言者必曰。棐嘗爲郎官矣。今復還之。未見其過。此則謬妄之甚也。且棐旣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臣等論其不可。章五六上。是特用臣之言去過。復與一閑曹。則合公議矣。然而力執正論。必貼以職者。非館閣之清選。優異於郎官乎。又不卽時兼除省郎。而復命棐主判鼓院者。蓋郎官俸給優厚。資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棐去彼就此。不見其有太優之迹。足以解塞人言。及人言旣已沮止不行。而棐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將朝廷爵祿之柄。僅同戲弄。使小人用機巧而取之。欺罔陛下。一至於此。臣前章以謂。棐名預五鬼。爲清議所惡者。非苟以流俗不根之語。妄加之也。方今士大夫。出入執政之門者。比比皆是。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此五人。獨被惡聲。陛下試以今日棐事觀之。如王伯虎。鄧忠臣。孤寒之士。用韓川一言。則皆落職外補。棐則百日之內。三被恩命。雖臺諫交章。藐然不顧。自非大臣力主。而孫固。王存。以姻家之故。共爲營助。何以至此。古人以謂。去佞如拔山者。正謂此爾。然則名號著於前。而事實驗於後。雖欲以人言爲妄。不可蓋也。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又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苟有其實。名必隨之。安可逃哉。今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不出房闥。正是辨別邪正。謹守法度之日。而大臣好勝自任。不卹是非。使陛下納諫之美。漸減於初年。小人之道。寢長於今日。臣竊憂之。惟陛下力主正道。以折羣枉。罷棐新命。慰答僉言。使姦邪無幸進之階。威福免下移之患。非獨臣惓惓之誠。蓋天下之望於陛下者如此。伏乞聖慈。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職方員外郎不當。臣兩曾奏論。未蒙指揮。而棐自以恩命頻數。懼不敢當。近聞已有朝廷指揮。不許辭免。臣竊謂朝廷除一郎官。固若不害大體。未足深議。然縉紳之間。皆謂出大臣之私意。而有累陛下至公之政。此臣所以不敢苟避衆怒。而必欲伸天下之公論也。臣竊計進言者。必曰棐嘗爲郎官矣。復以授之。似不爲過。此乃欺罔之甚。臣請有以折之。且棐昨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蓋以館職清選。優異於郎官也。然不卽時兼除省郎。而復命棐主判鼓院者。豈非郎官俸給優厚。資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棐去彼就此。不見其太優之迹。足以弭塞人言。及臣等所論。旣已沮遏不行。而棐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使小人用機巧。以攘國家之名器。此臣所以不敢不辨也。進言者。必又曰。五鬼之號。出於流俗。不根之言。何足爲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頤。畢仲游。楊國寶。歐陽棐。孫朴。五人者。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皆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程頤。則先以罪去。陛下所知。孫朴。則偶以妨礙。未敢超擢外。其畢仲游。自監當。又試中館職。亟除河北提刑。仲游以私計。不便爲辭。卽授開封推官。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士。尋擢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未出京間。又移陝西。尙賴陛下聖明。察其無名。數遷職任。遂令寢罷。歐陽棐考功亡狀。嘗致人言。則隱而不問。大臣一薦。遂用爲著作郎。臺諫交攻。僅得追寢。曾未旋踵。直除校理。入館。未及一月。又授職方三人者。才學庸常。性資狡猾。惟是挾執政之勢。所欲必獲。朝遷莫徙。

略無公道。上欺主聰。下拒人言。欲望士心厭服。衆無異論。何可得也。今二聖臨御。責在大臣。若差除未協。公議。惟臺諫官得言之耳。今則專權好勝。一切不畏人言。故臣論一歐陽棐。前後兩事。奏凡七章。而訖不施行。致陛下諫諍之路漸衰。小人之道寢長。臣雖愚暗。深以爲憂。伏望聖慈。杜姦邪幸進之門。念威福下移之患。特出睿斷。寢罷誤恩。力主正道。以折羣枉。天下幸甚。